

新進作家集 第四集

集

絮

萍

艾

蕭



集四第・集家作進新

集 絮 萍

艾 蕭



行發館書印民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日發行
(1-3,000)

新進作家集
第四集

萍絮集

有著作權



著者

蕭艾

發行兼
印刷者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祝惺元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發行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定價三元

前記

這是我的第二部書。產在落葉集（三十年三月北京中華圖書社版）後的這些醜東西們，我很知道：依然患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正如落葉集裏的那幾塊骨頭，全是一個媽媽的心病！我承認我依然這末沒出息。好在我還正在學習，而且沒打算成作家、爲發財才出書；出書只是爲了給自己的寫的生活上留下點兒紀錄，就很可能原諒自己。希望朋友們慎重一些購讀的才是；否則，倘覺上當，請恕不便負責。

第二個希望是：假如也會像落葉集出版後那樣：萍絮集幸逢今家給翻印時，頂好別再給改頭換面地變了作者的筆名——如落葉集之被翻印成『京俗集』（三十年十月上海五洲書報社發行），就硬把作者化名爲司徒——還是那末說：我並不敢奢望着以蕭艾這個字號混出個天下，而是絕不願意叫人家誤會着是掠人家的美！

因而我還得聲明：我只會學習地扯點兒淺薄的小說之類；別的，如近日才見到的國際人

《物誌》（二十四年十二月上海光明書局初版），雖然也署着蕭艾編譯，實在那是人家的精華，我絕不敢潛襲。我用了蕭艾作筆名是在二十四年，在一個濱海的都市的一個編輯室裏，偶翻楚辭離騷摘下的——自然，那時候假如知道已經有人在用着了這兩個字，我絕不會摘下它來的——以它第一次發表的是一篇淺薄的東西，一如現在。

我還忘不了：落葉集出書時，冷的消息還在渺茫中，而萍絮集出，意外獲得了彼正在遠方健全地生活着的喜訊，一恍兒兩年了！流光從此或者會更與人一些興奮吧！

因為我愛萍，我也愛絮，二三年來在戀戀着『海』上的浮萍，跟柳間的飛絮的季節，常常使我想着完成，或者完成了這些東西；現在把我這部書叫做萍絮集，在情感裏正因為我愛絮，我也愛萍。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於故都。

目次

前記

道喜

一

鄰

四一

老手

七七

安分

九五

殘月

一二三

暮

一四九

落葉

一七一

第一章

一九一

道喜

一

二月十二日這一天，是媒人階級頂露臉的日子了，好像是。長安街上，擁過來、擠過去的，儘是些迎娶、嫁聘，跟道喜的車輛、轎子、人羣、笑聲、音樂聲。不統一的色調交織着，浮囂了淺春的天空，非常地顯得興奮而平凡。路南、路北的幾家飯莊，全都以某宅、某宅結婚禮堂的地位，在門前交插着兩面大型的國旗。胸前佩着「知賓」的標識的兩性們，跑進跑出，非常地忙碌，雖然未必全是忙於替主人招待客人，可是展覽自己，也一樣地閒不着；全都按着主觀的審美標準，把自己刀尺得似乎怪招人喜歡的，簡直要藉着這個機會來參加一個裝飾賽美會，好像是。賀客們若全是專爲致賀來的，似乎也太認真了，不如依着自己在社會上的身分，趁機來抖露抖露風度。於是汽車、洋車、馬車，也都隨着主人的身分而劃分着顯

明的階層，停滿了飯莊的門前，蛇一樣。

在這種『好』日子裏，往往似乎都以『鶴立雞羣』的姿式，比着那些家禮堂最顯得排場的四喜堂飯莊這個時代化的三層建築物，這一天照例也給媒人階級作了回勝利的展覽。五花大綁地在門臉兒搭了座高達三層樓頭的彩牌樓，門前、窗口，到處都在淺春的微風裏飄蕩着鮮明的旗徽，就像開了家以綢緞作大宗的百貨店在作門面的宣傳。三樓跟二樓之間，二樓跟樓下之間，一上一下，跳着竈洞並排着兩行同樣的四個斗大的金字：『喜』、『喜』、『喜』、『喜』——人家四喜堂飯莊就是這末排場！門前國旗掩護下的『孫宅喜事』的大牌子，也是紅地金字的，眩耀得非常惹人醒目。

四喜堂前這一天還分列兩廂地站了些位警察跟衛兵，每個都是全副武裝，佩帶着紅的綢花。就瞧停在柏油路邊的那一排排流綫型的，倍兒亮得照得見人的姿式的汽車吧，就知道媒人階級是感到怎樣的光榮了！

據說貴族舉行的婚禮所有的豪華點綴都已經齊備多時的了，禮堂設在整個的二樓；樓下是來賓接待室。宴席設在三樓——步步高升！

雖然是晴朗的淺春天氣，到底還殘留着點兒冬尾的餘寒，因而暖氣管子照樣發作者效力；

地毯、沙發、几案、鮮花、古玩、字畫……屬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貴族所能享受的大客廳裏的種種豪華的擺設，樓下這個大客廳正如二樓、三樓的廳舍，都已經預備着了，供貴族們來享受。若不，那般有房產，有汽車，有收買跟把玩古玩的金錢跟閒情，有利用電氣來支配聲光冷暖的力量，有利用各種補品來振作各種情緒的餘資，有直接跟間接每一類別的朋友，有可以表見着名望、地位的一堆一堆的官銜的人們怎末舉辦喜慶事情，都喜歡定下人家四喜堂呢！

味道複雜的煙氣，跟茶香、水果香、化妝品香、粗細綫條的笑浪、多角關係的話聲，太勢所趨，統統合流在大客廳裏的暖空。除了過來、過去獻着煙、茶、手巾把兒的茶房滿頭大汗，彷彿是忙活在熱夏裏，誰的臉上都掛着輕鬆的春意。

二

讓臉上的春意很染了些浪漫的色彩的，是佔據着東南牆角兒裏幾張沙發的幾位來賓們中的，那前朝裝束得最顯明的一位：青緞硬胎便帽頂着個挺大的珊瑚瘰癧，前邊鑲着塊白玉帽花兒；裏紅色的馬褂，深藍色的緞袍，長統緞面官靴，一塵不染。隻手掛着串透明的念珠，

由着大姆指的撥弄而轉動着。另一隻手捧着飄在下巴頰上的一把鬍子；鬍子是那樣的素白，配上白眉毛，下兩頰的皺紋，誰都瞧得出來：這位年紀至少也有六十了。可是他這一陣「嘻嘻嘻嘻」輕脆的笑聲，聽來却正如那浮在皺紋的臉上的風情：那末透着年青！

「……您說：能有多少？嘻嘻嘻嘻！俺，在今兒這個「天作之合」的喜日子的夜裏，能有多少——「壞」了的姑娘？俺，只說在這末大的一個北京城裏！嘻嘻嘻嘻……」

這就惹起了一陣哄堂的「嚇嚇」來。

「我算佩服您，雨老！我算佩服您，雨老！」沙發上那個又尖又亮的禿腦袋，用兩個指頭按着八字鬍子，笑出了兩個金牙來：「別瞧您這末大的年紀，還真提得起這些風月情致的精神來！嚇嚇！」

「嘻嘻嘻嘻，此日只可談風月啊！俺，尤其是像我這個上了年紀的人，更應當談點兒風月了；先別說「老要強壯少要穩」這句俗話兒絕不會白說，就說我這個歲數吧：俺，六十七了！可是難道我還能活一個六十七末？還不趁着這風燭殘年多談點兒風月，也太讓那些年青的小伙子們賺便宜了！俺，我就不服這口氣！」認真的神氣，就像自己是專爲談風月才活着的：「我就不服這口氣！俺，嘻嘻嘻嘻，您說，像今兒這個喜日子的夜裏，能够「壞」多少姑娘？」

趣味的統計啊，這是。嘻嘻嘻嘻，當姑娘們在「壞」的時候，風情都是怎末樣的呢？——想想。——都別客氣！噫：各本自己的觀感。」

「可是不見得非得讓今兒晚上「壞」不可呀，雨老！」

「哦？這得算仁兄慫有忍性；我？可是受不了！我年青的時候——噫，六十七了，說話從來不會掖藏夾帶，有什末說什末——我年青的時候——嘻嘻嘻嘻，那可忍不住……」笑迷着眼睛，不知道是不是在回憶他年青的時候那種忍不住。

感動出來的，又是一陣哄堂的「嚇嚇。」

「不是啊，雨老！我不是這個意思。」又尖又亮的禿腦袋興奮得嘴唇子怎末也包攬不住金牙了：「我是說：姑娘「壞」的時候，不見得非在類似今兒晚上這種洞房花燭夜裏不可；有的是提前的呢——所謂「先斬後奏！」這樣，若在喜日子裏統計姑娘變成太太，簡直是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實際的正確！」

白眉毛白鬍子的腦袋一點一點地：

「這話也有您這末一說！可是這是左道旁門呀——哦，這就是仁兄您的「經驗之談」了？

噫，噫，敢情您比我還急！嘻嘻嘻嘻。」

「不，不，不。我這是根據那副俗聯兒——『一對新人，兩件舊傢伙』想像而出。若不會有人說出這副喜聯兒來！」

「哦，我倒忘了：回頭我們到禮堂瞧瞧那些喜聯兒去——」邊孫將軍這末闊綽的場面，準得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這是另一位，嘴唇之間夾着大半根呂宋，說話的時候也永遠把它夾着，大半根呂宋就一擱一擱地像條短短的狗尾巴長在他那張麻面兒的嘴上：「我還是最愛領略領略對聯的詞藻。——生平倒是瞧見了不少，可是求其工穩、有意思的，太有限了！只有那一年秋天，南京劉部長的少爺喜日子那天，我在禮堂上見到的一副胡博士的祝聯，嚇！甯提多末新鮮、別致、生動、有意思了，多暫我也忘不了。您就聽這上聯——這上聯，這上聯我他媽的怎末就會一時想不起！——隻手直抓把着鬚勾兒，要抓出些記憶來的神情，分外認真，眼珠朝上翻着：『哦，反正是十二個字——到底他媽想不起來！下聯配的，配的也是十二個字，下聯倒好記：頭一個是『夜』字，『夜』字末來着？哦，『夜半』！『夜半……』，又忘了，我就是記性不好！底下三個字却是『戲春水』。這副聯兒的內容簡直再沒有這末生動、別致的，而對仗又是那樣工穩，有意思極了！胡博士的文采，我算不能不跟他伸——』伸出個大姆指頭。語氣裏透着他跟胡博士彷彿很有交情。

誰也沒明白『胡博士』的文采到底是怎樣的，值得這位伸大姆指頭贊賞。好在誰也沒往明白裏究問；不管那副對聯是怎末寫的，不管到底有沒有那末副對聯，只要有人說：有，就有吧，只要有人贊賞，就不妨附和着點下子腦袋——這裏邊透着種人情，彷彿。這『人情』更可以透在任何場合，而只有最會運用敷衍的人跟人間，才能够表見得出來，彷彿。

『那是。』又尖又亮的禿腦袋接了鑊兒，兩個手指永遠接着八字鬚：『胡博士！老資格了——當年在章大帥的時代，我就跟胡博士在帥府裏同桌辦公，同桌辦公。』非常感到一種光榮，雖然到底跟『胡博士』有沒有這末一段過從，只有他自己明白；可是能跟『胡博士』瓜連點兒關係，誰不認為是種光榮呢！『對於他的文采，我可以說是最知道的了：『南老，的確值得這個——』挑大姆指頭。』啊，胡博士，一恍兒十幾年了，終沒再見。』擺擺腦袋，透着非常的繫念。

『要講究對聯兒，跟詩、詞、歌、賦這一類，真正能拿得起筆來的，唸，還得屬於我們這般老底子：真是苦讀寒窗，下過深工夫！唸，作出來，合轍、押韻，真够講究！』被稱作『南老』的前朝遺民撥弄着手裏的念珠，宣示着老年人的尊嚴：『絕不像一知半解，甚至一竅不通的，晚近這般青年人那末淺浮：別說讓他們作詩填詞，唸，就是臨臨碑帖吧，他們都大

半連毛筆是怎末拿的，也不在行！噫，晚近這般青年，成天只知道什末踢球、跳舞、聽電影、跟哪個女人都得講「愛」！他們知道哪個叫學問？什末是道理？簡直胡鬧！噫，可是我還沒有聽說過世界哪一個國家有個跳舞皇帝、胡講究「愛」的總統呢！——居然越說越透着氣憤了，方才那種怪年青的笑聲跟風情，已經消失得乾乾淨淨；青年人給他的刺激太深了，好像是。

『雨老，也不能這末一概而論吧？』這一位也是個上了年紀的，歲數跟「雨老」相彷彿，瞧那嘴角上點着個大黑痣的臉上的皺紋。只是缺少一把像「雨老」的那末豐滿的髭口——光景又不是不想留；滿腮鬍子都是白白的髭兒，然而發展的程度，也就止於這些髭兒吧了。戴着副水晶眼鏡。總是拿着把銀耳勺兒剜耳朵，生命假如可以樂觀，那樂觀的焦點彷彿就在耳朵裏。他老半天都沒置一聲，好像面前這幾位所聊的都不如他剜耳朵的興趣濃厚。其實，他知道他有一腦子，担了半輩子的家事；尤其是瞧着人羣中那些青年們，這心事担得更加了些憂鬱。現在聽到「雨老」竟然對年青的人們有着這樣不稱心的印象，他嘆了口氣：「青年人未必就沒有值得我們這般上了年紀的可意的呢；晚近很有一些新鮮的知識跟玩藝兒，就是他們懂得的，而讓我們聽着、瞧着都發楞！青年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不可這末小瞧了他們呀！我們這把子年紀了，就是怎末懂得詩詞歌賦，以至文章經濟，請問又有什末用？詩詞歌賦能給

你送終？是文章經濟能給你傳宗接代？養老、送終、接續香烟的，還得指望着年青的子弟啊，兩老！可是您瞧我：馬齒徒增，六十多了，竟沒有一兒半女！太太已經成了棺材襖子，姨太太的力量倒是够，可是我却一年一年的，神方、補藥的都求遍了，竟終無濟於事！說真的，瞧着人家的年青子弟，我就眼饞、心痛；樹留根，人留後，我這一輩子，可算白來了！」

「噫，噫，這倒引起來您的感慨了，兩老！可是沒兒、沒女，也省心，也未嘗不是您前世修來的清福！」

「清福？我太「清靜」了！兩老，我這種孤陋命，哪能比得了您的福分：子孫滿堂！哦，您跟前最小的那位少爺——彷彿我只見過一面——現在也快二十了吧？」

怪突然地，這位前朝遺民的臉兒就青了起來！眼光染上了近於一種仇視的色彩，對着兩老檢查了一陣，毅然地搖了搖珊瑚疙疸便帽的腦袋，「又提起了那個畜牲！」拔步就離開了這幾位，其行頗稱得起健步如飛。

嘴角上的黑痣一聳一聳地，兩老一時感到非常地奇突，難堪。

身邊那位又尖又亮的禿腦袋這就低微地「嚇嚇」了一陣：「原來如此！」

「怎末？」凡是聽着的，都湊過來跟兩老這末異口同聲地。

「您哪知道這其中的隱情？唔，老，你竟無意中說出了人家——」低着語聲，低着腦袋，含着點兒風流意味的眼光往斜裏飛了一下，那位已經混進了動亂着的人羣裏的前朝遺民的背影，又很快地飛了過來，落到那一個的黑痣上，嘴上掛着村笑：「的心病了！您知道人家那位小少爺跟他這位尊大人的『關係』末？父子，而兼情敵！——我是由——由內人嘴裏聽來的。」雖然實在是由朱媽那個小東西嘴裏聽來的，可是不便公開；現在竟差一點兒就無意中公開了，險！幸而有意地掩飾了過去，而掩飾得又這末一塵不染，禿腦袋總算消了把冷汗：「內人是由我們那個朱媽嘴裏聽來的；朱媽原是雨老公館的人，新近才轉到我們那裏，這才知道雨老跟他那位小少爺的這種雙重關係。有一天早上，雨老剛剛跨到四姨太的屋裏，就發見突然由四姨太的床上跳下了一個披着睡衣的小伙子，低着頭直往外跑，差點兒就跟雨老撞了個滿懷——床上的被窩兒裏正哆嗦着四姨太——可是，雨老是個結實的老頭子，一把就把那個小伙子給攔住了，仔細一瞧：却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小少爺——」巴地一個嘴已打出去，走近床前，一下子就把個脫光得一絲不掛的四姨太揪出了被窩兒：「你這若是讓他幹出了孩子，是算我的兒子呢，還是算我的孫子？一時都不能守的騷貨！」老頭子簡直就要氣瘋了！」

引起了一陣「嚇嚇」的笑聲。

「本來這位小少爺是二姨太出，比四姨太才小兩歲；四姨太年青青地不得獨佔老頭子——就是獨佔，那六十多了的老傢伙還不得臨陣脫逃，有什麼用？——遇着小少爺這末個正當其時的小伙子，乾柴烈火，那還有不一觸即着的？」

「嚇嚇，這也算利權沒有外溢！」

「子親父業，三寸地，豈可荒廢！哈哈。」

黑痣、白鬍髯的臉上這才結束了那陣奇突。「後來怎末處置了？那四姨太漂亮不漂亮？什末底子出身？能不能生養？雨老還能再要她末？」究問得很詳細，就好像那位四姨太若是被雨老不要了，他會有什末打算似的。「這位小少爺，也算人類中開玩笑者之能手兒了！哈哈！畢竟不愧雨老之後；父親風流，不出俗子！」突然一頓：「可是——雨老到底有後！」絕沒有意諷刺，只是羨慕雨老有後；假如自己有後，就是賠上姨太太，他也肯充分原諒，好像是。有後，不妨犧牲一切。可是自己這把歲數，這個身板兒，竟沒有讓自己這末犧牲姨太太的機會！孤陋命！搖了搖腦袋，只好舉起銀耳勺兒剗起了耳朵。眼珠不走正道地隔著水晶鏡子瞧瞧雨老在哪兒了——哦！姨太太這種東西，也真得提防着點兒才好！雖然沒有孩子——沒有孩子！——可是萬一她跟別人……那就更糟！真格的，牡丹花兒這些日子好像很跟老